

現代學人散記之外

魯稚子

「現代學人散記」的出版，對有瑞而言，這是在她十年的採訪生涯中，第一本結集成冊的書，是一樁很使她興奮的事，當然，我也分享了這一份興奮。

回想着婚後的每一個日子，我經常是守候她到深夜，等着她下班歸來，看她從報館拖着疲憊的身子回家，每天在這個時候，是她最清靜、最輕鬆的片刻，她會沖好一杯熱咖啡，斜坐在沙發上，娓娓的對我述說着一天來的新聞，我對於這些可以從明天的報紙看到的消息，而竟能先一晚而獲知，或知道得比報上還詳盡，不免有若干的新奇和欣喜，因而這也是我每

天當中最覺得恬適的時候。

但不是每天都是這樣的好日子，有時她剛入門，就會直奔廚下，連衣服都來不及更換，就開始為我們明日的飯菜而預先忙碌，遇到這種情形，我自然也陪到廚房，看她一面炒菜，聽她一面講話，這類爐邊閒話，也消磨了我們不少個夜晚，如今再想起來，確實也有不少的趣味。

更多的是她才一踏進門，就急匆匆的說：「今晚我要給書評書目趕稿。」從白天的跑新聞、做家事到照顧孩子，我深深知道她已忙了一天，正想說幾句勸阻的話，她已經迅速的

走入書房，坐在桌前了。

她在書評書目陸續的寫了兩年，從六十四年一月寫「學術界的奇人王雲五」開始，到最近這篇「學人、醫生、哲士、魏火曜」，在漫長的兩年之中，她才寫了十一篇，在數量上實在太少了，但這些字字句句，都是她在採訪工作之餘、在報館上班之餘、在料理家事之餘，就所剩的那些應當屬於她休息的時間內，硬抽了出走，埋首案頭而寫成的，每次望着她稿成之後，那份疲累不堪的神態，我真寧可她寫得少些，而她能在零碎的時光裏，寫出了這些稿，且結集成這本書，這對她已經是一項豐碩的收穫了。

多年來她一直負責着文教新聞的採訪，因而和學術界經常有着密切的往來，書中的這些位前輩學人，她也早都訪問過，在報上寫過訪問稿，可是爲了書評書目，她又重新整理資料，又另行約好時間再做訪問，又翻讀這些人物的著作，然後她才開始落筆。

她一開始落筆寫稿，我也就有了額外負擔

，通常她會寫出好幾個「頭」來，要我參謀參謀，看看那一個「頭」好，不管我這時在做什麼，都得暫停下來，接受他這一項突然而來的「考驗」，麻煩的是她對文章開頭的特別重視，使得一整個晚上，翻來覆去，都在千頭萬緒之中，欲理還亂。

這書中的每一篇，都在萬字以上，她幾乎得寫一個禮拜才能完稿，在她寫稿的這幾天內，我又有了兩件差事得做，首先是當「義務護鏢」，她寫作之時，一向「場面浩大」，筆、稿紙、剪報、圖書，堆滿一桌，而五歲的女兒，總喜歡坐到書桌前，拿起筆來，信手塗抹，有過幾次，小女兒就在我們寫好的稿上，又是畫又是塗，歡欣不已，使我們又好氣又好笑，所以現在我得幫她隨時提高警覺，注意她是否已把稿子收好，僅憑這份看護之功，我對她這本書的出版，說來也不無微勞。

其次是當「榮譽讀者」，她一面寫，一面就「逼」着我隨時看，我自己的寫作習慣，一定要全篇完成之後，才會示之於人，但她却喜

歡寫好幾段，就宣告出爐，要我立刻跟着讀幾段，於是眼看着稿紙一張張飄至，且又一聲聲催讀，其差事頗苦，但感覺上也頗樂，到它正式刊登在雜誌上的時候；望着那編排整齊的鉛字，我對它的內容已經是耳熟能詳，另有一股親切之感了。

也就由於這份關係，書中的這些位學術界耆老，雖然我都仰慕已久，可惜有的迄今還無緣拜識，但透過文章的描述，在不知不覺中，也像是親聆着他們睿智的談吐，就如面對一位慈祥的師長，他正充滿着超卓的智慧和豐厚的經驗，向你提示着為學方法與修身之道，我一面敬佩着他們的治學精神，一面也深受着他們這種精神的啓發。

我從小書就讀不好，長大之後，雖然也愛讀書，尤其每晚就寢之時，總喜歡躺在床上，一書在手，對燈細讀，神遊於書中天地，其樂融融，多年來已成了習慣，但所讀的書多為閒書，且隨興之所至，書看得很雜，一向總以未

能遵循讀書的正道，深入學問的堂奧為憾，但讀到沈剛伯教授所說：「興趣一來就看書，沒有一定的進度，也沒有選擇，完全是興之所至。」我正是這種情形，這番話對我具有了很大的鼓勵作用，所以內心也頗為自喜。

話雖這麼說，沈教授的「博、貫、約的治學之道」，和王雲五先生所說的：「為學當如羣山峙，一峰突出羣峰環。」梁實秋教授所說：「讀書需要紀律，而不是興趣。」吳大猷教授所說：「讀書要靠自己，不能全依賴老師。」都是發人猛省，充滿了啓示性的話，銘刻在我心底深處，書雖然是可以隨興而讀，可是做學問却真有一份大功力。

這些位學人的讀書方法與治學精神，對後輩學子確是提供了一個好榜樣，能實在的把它紀錄下來，這對於書評書目和對於有瑞，都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，而她這段日子來的辛勤勞累，也總算有了一份代價，得了一份安慰。